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窮官自縊 烽煙渺渺兵艦先沈

話說繼之聽了我一席話，忽然覺悟了道：「一定是這個人了。好在他兩三天之內，就要走的，也不必追究了。」我忙問：「是甚麼人？」繼之道：「我也不過這麼想，還不知道是他不是。我此刻疑心的是畢鏡江。」我道：「這畢鏡江是個甚麼樣人？大哥不提起他，我也要問問。那天我在關上，看見他同一個挑水夫在那裡下象棋，怎麼這般不自重！」繼之說：「他的出身，本來也同挑水的差不多，這又何足為奇！他本來是鎮江的一個龜子，有兩個妹子在鎮江當娼，生得有幾分姿色，一班嫖客就同他取起渾名來：大的叫做大喬，小的叫做小喬。那大喬不知嫁到哪裡去了；這小喬，就是現在督署的文案委員汪子存賞識了，娶了回去作妾。這畢鏡江就跟了來做個妾舅。子存寵上了小老婆，未免『愛屋及烏』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。爭奈他自己不爭氣，終日在公館裡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。子存要帶他在身邊教他，又沒有這個閒工夫；因此薦給我，說是不論薪水多少，只要他在外面見識見識。你想我那裡用得他著？並且派他上等的事，他也不會做；要是派個下等事給他，子存面上又過不去。所以我只好送他幾吊錢的乾脩，由他住在關上。誰料他又會偷東西呢！」我道：「這麼說，我碰見的大約就是小喬了？」繼之道：「自然是。這宗小人用心，實在可笑。我還料到他為甚麼要偷我這表呢。半個月以前，子存就得了消息，將近奉委做蕪湖電報局總辦。他恐怕子存丟下他在這裡，要叫他妹子去說，帶了他去。因為要求妹子，不能不巴結他，卻又無從巴結起，買點甚麼東西去送他，卻又沒有錢，所以只好偷了。你想是不是呢？」我道：「大哥怎麼又說他將近要走了呢？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蕪湖電報局了麼？」繼之道：「就是這話。聽說前兩天札子已經到了。子存把這裡文案的公事交代過了，就要去接差。他前天喜孜孜的來對我說，說是子存要帶他去，給他好事辦呢。可不是幾天就要走了麼？」我道：「這個也何妨追究追究他？」繼之道：「這又何苦！這到底是名節攸關的。雖然這種人沒有甚麼名節，然而追究出來，究竟與子存臉上有礙。我那東西又不是很值錢的；就是那塊黑銅表墜，也是人家送我的。追究他做甚麼呢。」

正在說話之間，只見門上來回說：「有一個女人，帶著一個小孩子，都是穿重孝的，要來求見；說是姓陳，又沒有個片子。」繼之想了一想，歎一口氣道：「請進來罷，你們好好的招呼著。」門上答應去了。不一會，果然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帶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，都是渾身重孝的，走了進來。看他那形狀，愁眉苦目，好像就要哭出來的樣子。見了繼之，跪下來就叩頭；那小孩子跟在後面，也跪著叩頭。我看了一點也不懂，恐怕他有甚麼礙著別人聽見的話，正想迴避出去，誰知他站起了來，回過身子，對著我也叩下頭去；嚇得我左不是，右不是，不知怎樣才好。等他叩完了頭，我倒樂得不迴避，聽聽他說話了。繼之讓他坐下。那婦人就坐下開言道：「本來在這熱喪裡面，不應該到人家家裡來亂闖。但是出於無奈，求吳老爺見諒！」繼之道：「我們都是出門的人，不拘這個。這兩天喪事辦得怎樣了？此刻還是打算盤運回去呢，還是暫時在這裡呢？」那婦人道：「現在還打不定主意，萬事都要錢做主呀！此刻鬧到帶著這孩子，拋頭露面的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咽住了喉嚨，說不出話來，那眼淚便從眼睛裡直滾下來，連忙拿手帕去揩拭。繼之道：「本來怪不得陳太太悲痛。但是事已如此，哭也無益，總要早點定個主意才好。」那婦人道：「舍間的事，吳老爺盡知道的，先夫咽了氣下來，真是除了一個棕榻、一條草蓆，再無別物的了。前天有兩位朋友商量著，只好在同寅裡面告個幫，為此特來求吳老爺設個法。」說罷，在懷裡掏出一個梅紅全帖的知啟來，交給他的孩子，遞給繼之。

繼之看了，遞給我。又對那婦人說道：「這件事不是這樣辦法。照這個樣子，通南京城裡的同寅都求遍了，也不中用。我替陳太太打算，不但是盤運靈柩的一件事要用錢，就是孩子們這幾年的吃飯、穿衣、唸書，都是要錢的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哪裡還打算得那麼長遠！吳老爺肯替設個法，那更是感激不盡了！」繼之道：「待我把這知啟另外謄一份，明日我上衙門去，當面求藩臺飲助些。只要藩臺肯了，無論多少，只要他寫上一個名字就好了。人情勢利，大抵如此，眾人看見藩臺也解囊，自然也高興些，應該助一兩的，或者也肯助二兩、三兩了。這是我這麼一個想法，能夠如願不能，還不知道。藩臺那裡，我是一定說得動的，不過多少說不定就是了。我這裡送一百兩銀子，不過不能寫在知啟上，不然，拿出去叫人家看見，不知說我發了多大的財呢。」那婦人聽了，連忙站起來，叩下頭去，嘴裡說道：「妾此刻說不出個謝字來，只有代先夫感激涕零的了！」說著，聲嘶喉啞，又掉下淚來。又拉那孩子過來道：「還不叩謝吳老伯！」那孩子跪下去，他卻在孩子的腦後，使勁的按了三下，那孩子的頭便嘣嘣嘣的碰在地上，一連磕了三個響頭。繼之道：「陳太太，何苦呢！小孩子痛呀！陳太太有事請便，這知啟等我抄一份之後，就叫人送來罷。」那婦人便帶著孩子告辭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那裡，本來要進去請安，因為在這熱喪裡面，不敢造次，請吳老爺轉致一聲罷。」

說著，辭了出去。

我在旁邊聽了這一問一答，雖然略知梗概，然而不能知道詳細，等他去了，方問繼之。繼之歎道：「他這件事鬧了出來，官場中更是一條危途了。剛才這個是陳仲眉的妻子。仲眉是四川人，也是個榜下的知縣，而且也很精明的。卻是沒有路子，到了省十多年，不要說是補缺、署事，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當過幾個。近來這幾年，更是不得了，有人同他屈指算過，足足七年沒有差事了。你想如何不吃盡當光，窮的不得了！前幾天忽然起了個短見，居然吊死了！」這句話，把我嚇了一大跳道：「呀！怎麼吊死了！救得回來麼？」繼之道：「你不看見他麼？他這一來，明明是為的仲眉死了，出來告幫，哪裡還有救得活的話！」我道：「任是怎樣沒有路子，何至於七八年沒有差事，這也是一件奇事！」繼之歎道：「老弟，你未曾經歷過宦途，哪裡懂得這許多！大約一省裡面的候補人員，可以分做四大宗：第一宗，是給督撫同鄉，或是世交，那不必說是一定好的了；第二宗，就是藩臺的同鄉世好，自然也是有照應的；第三宗，是頂了大帽子，挾了八行書來的。有了這三宗人，你想要多少差事才夠安插？除了這三宗之外，騰下那一宗，自然是絕不相干的了，不要說是七八年，只要他的命盡長著，候到七八百年，只怕也沒有人想著他呢。這回鬧出仲眉這件事來，豈不是官場中的一個笑話！他死了的時候，地保因為地方上出了人命，就往江寧縣裡一報，少不免要來相驗。可憐他的兒子又小，又沒有個家人，害得他的夫人，拋頭露面的出來攔請免驗，把情節略略說了幾句。江寧縣已把這件事回了藩臺，聞得藩臺很歎了兩口氣，所以我想在藩臺那裡同他設個法子。此刻請你把這知啟另寫一個，看看有不妥當的，同他刪改刪改，等我明天拿去。」

我聽了這番話，才曉得這宦海茫茫，竟與苦海無二的。翻開那知啟重新看了一遍，詞句尚還妥當，不必改削的了，就同他再謄出一份來。翻到末頁看時，已經有幾個寫上飲助的了，有助一千錢的，也有助一元的，甚至於有助五角的，也有助四百文的，不覺發了一聲歎。回頭來要交給繼之，誰知繼之已經出去了。我放下了知啟，也踱出去看看。

走到堂屋裡，只見繼之拿著一張報紙，在那裡發酸。我道：「大哥看了甚麼好新聞，在這裡出神呢？」繼之把新聞紙遞給我，指著一條道：「你看我們的國事怎麼得了！」我接過來，依著繼之所指的那一條看下去，標題是「兵輪自沉」四個字，其文曰：

馭遠兵輪自某處開回上海，於某日道出石浦，遙見海平線上，一縷濃煙，疑為法兵艦。管帶大懼，開足機器，擬速逃竄。覺來船甚速，管帶益懼，遂自開放水門，將船沉下，率船上眾人，乘舢舨渡登彼岸，捏報倉卒遇敵，致被擊沉云。刻聞上峰將徹底根究，並飭上海道，會商製造局，設法前往撈取矣。

我看了不覺咋舌道：「前兩天聽見濮固修說是打沉的，不料有這等事！」繼之歎道：「我們南洋的兵船，早就知道是沒用的了，然而也料想不到這麼一著。」我道：「南洋兵船不少，豈可一概抹煞？」繼之道：「你未從此中過來，也難怪你不懂得。南洋兵船雖然不少，叵奈管帶的一味知道營私舞弊，哪裡還有公事在他心上。你看他們帶上幾年兵船，就都一個個的席豐履厚起來，哪裡還肯去打仗！」我道：「帶一個兵船，哪裡有許多出息？」繼之道：「這也一言難盡。剋扣一節，且不要說他；單只領料一層，就是了不得的了。譬如他要領煤，這裡南京是沒有煤賣的，照例是到支應局去領價，到上海去買。他領了一百噸的煤價到上海去，

上海是有一家專供應兵船物料的鋪家，彼此久已相熟的，他到那裡去，只買上二三十噸。」我暗道：「那麼那七八十噸的價，他一齊吞沒了！」繼之道：「這又不能。他在這七八十噸價當中，提出二成賄了那鋪家，叫他帳上寫了一百噸；恐怕他與店裡的帳目不符，就教他另外立一個暗記號，開支了那七八十噸的價銀就是了。你想他們這樣辦法，就是弔了店家帳簿來查，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。有時他們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二三十噸煤，卻出他個百把噸的收條，叫店家自己到支應局來領價，也是這麼辦法。你說他們發財不發財呢！」

我道：「那許多兵船，難道個個管帶都是這麼著麼？而且每一號兵船，未必就是一個管帶到底。頭一個作弊罷了，難道接手的也一定是這樣的麼？」繼之道：「我說你到底沒有經練，所以這些人情世故一點也不懂。你說誰是見了錢不要的？而且大眾都是這樣，你一個人卻獨標高潔起來，那些人的弊端，豈不都叫你打破了？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！就如我現在辦的大關，內中我不願意要的錢，也不知多少，然而歷來相沿如此，我何犯著把他叫穿了，叫後來接手的人埋怨我；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來舞弊，就算是個好人了。」

我道：「歷來的督撫難道都是睡著的，何以不徹底根查一次？」繼之道：「你又來了！督撫何曾睡著，他比你我還醒呢。他要是將一省的弊竇都釐剔乾淨，他又從哪裡調劑私人呢？我且現身說法，說給你聽：我這大關的差事，明明是給藩臺有了交情，他有心調劑我的，所以我並未求他，他出於本心委給了我；若是沒有交情的，求也求不著呢。其餘你就可以類推了。」正說話時，忽報藩臺著人來請，繼之便去更衣。

繼之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大善士奇形畢現，苦災黎實惠難沾。未知藩臺請繼之去有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